

##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

分類 人 來源 大成報 日期 870218 版面：二版

《(14)列系載連 事故的珊穎關》

# 「耶痛沒腳的我，夜昨」 家爲因媽爸爲因蹟奇的她

記者 陳筱玉／特稿

九七年底到九八年初，穎珊從全美花式滑冰一路溜到世界花式滑冰后座，人人都爲這個十七歲少女重奪世界后冠而大聲叫好，卻不知她每轉一圈，每創造一個完美的句點，身體就要從足底到頭部撕裂一次。

「昨夜，我的腳沒痛耶。」二月初她開心的跟父親說，希望能夠趕上長野冬運開幕，從頭到尾參與奧運，是她畢生的願望。

丹尼·關拿起菸一口接一口抽著，望著女兒充滿期待的眼神，低頭隱藏自己深深的憂慮，回說：「孩子，重要的是比賽那一刻，七日開幕十八日才比賽，多養養傷吧。」

稍後關家接受美國一本電視週刊訪問，丹尼·關說，過去這三個月是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日子，每當穎珊出賽，他就會在觀眾席上找一個最隱密的位置坐下，不讓穎珊看到他焦慮的眼神。

那是個隆冬午後，穎珊與他的哥哥、姊姊和父母一起接受訪問，窗外大雪紛飛，人手一杯熱咖啡互相取暖。

「一個百來磅的身體跳起來，著地時，雙腿所承載的壓力會變成四百多磅。」丹尼·關說，這種承載量一般人只要作個一、兩次就可能受傷，她女兒雖然經過長期訓練，但經年累月下來當然還是承受不了

九七年十月穎珊受傷後，丹尼·關曾經考慮過讓她退出冰壇，但看到女兒只要一穿起冰鞋立刻像換個人似的，如此美麗呀！到口的話又縮回胸內，「我能怎麼辦呢？」丹尼·關苦笑，沒有人知道穎珊每在冰上完成一個騰空三旋跳，就在地父母心中扎下三千根針。

而他們唯一能作的，只有陪著她。

穎珊的母親，一向在媒體面前保持低調，那個下午也難得的開了口，握著穎珊的手，她說，丹尼生在廣東鄉下，小時候生活活活，每天早上四點鐘就要出門幫家裏幹活，且很小就跟父母移居香港，十三歲又跟著父母到了美國找到第一份工作，在大公司裏當小弟，一邊唸書，廿二歲赴洛杉磯留學，仍是半工半讀，進入貝爾公司後，爲了小孩練滑冰，想多賺點錢，自己又開了家餐廳，忙得晨昏顛倒。

「他的所有生命都在孩子們身上。」關媽嘆口氣，穎珊成名後，很多人都認爲關家從此可以靠她維生了，卻不知丹尼·關唯一的希望只是讓他所有的孩子活在快樂中，因此長野冬運後，除非穎珊自己堅持，無論關家再苦，都不會讓孩子受那種罪。

「如果這個世界真有奇蹟，那名記者後來在文章中說，那麼關穎珊的奇蹟只有一個字：家。」